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五回 皂袍將砸死紫禁城 八總兵就率隊進潼關

李世民坐在金殿等待法場的報告。追魂炮響過兩遍，過了很長時間聽不到第三聲炮響，心中發急，不知文武百官又鬧了什麼名堂，正要派人查問，忽見殿頭官急急稟道：「啟奏萬歲，老元帥尉遲恭上殿見駕來了！」李世民聞報騰地從龍椅上站起來，多天的愁緒一掃而光，他也太想尉遲恭了，完全忘記了法場之事，急忙傳旨宣他上殿。殿頭官一聲高喊：「聖上有旨，宣熬國公尉遲敬德上殿！」，「臣遵旨。」敬德提帶擦袍，走上金殿，程咬金後邊緊跟，相隨著來到龍書案前。「臣尉遲恭參見萬歲，願吾皇萬歲萬萬歲！」李世民起坐相迎：「愛卿身，一旁落坐！」，「臣謝坐。」內侍打好座椅，敬德坐下，老程站在敬德身旁。皇上一見程咬金，又想起法場的事了，心中又是一陣不快，對敬德的來意也就明白了八成。皇上看了一下敬德，見他滿臉征塵，精神疲倦，顴骨突出，消瘦了許多，心中一陣憐憫：「老愛卿，燕雲之事怎麼樣了？」，「托我主洪福，將士用命，業已平定了。」敬德把平叛之事說了一遍。「老愛卿鞍馬勞累，朕自有重賞，下殿休息去吧！」，「臣謝恩。」敬德嘴上這麼說，身子並沒有動。他停了停問道：「萬歲，臣有一事不明。適方才臣路過午門，見那裡擺著法場，說是要殺薛仁貴，不知他身犯何律，萬歲因何將他問斬？」皇上一聽，問到這事了，心裡既難過，又難說，還不得不講，未曾說話，口打咳聲：「老愛卿，提起此事也叫寡人傷心哪。孤對薛禮的恩德，愛卿最為清楚，怎奈人心叵測，薛禮竟乾出了傷天害理之事，打死了朕的御妹翠雲公主。」皇上又把經過說了一遍。「現在人證、物證、口供俱在，儘管薛禮功勞大，但是作出這種不法之事，國法難容啊。功是功，過是過，孤王只得忍疼把他問斬，想來老愛卿也會同意的吧！萬歲，臣以為薛禮並非酒色之徒，決不會乾出這等之事，其中是否另有隱情？求萬歲高抬貴手，另行審理吧。」，「老愛卿，朕知你與薛禮不錯，孤也十分喜愛他，但法律無親哪！我們咋能感情用事呢？愛卿一路辛苦，不必過於勞心，下殿休息去吧。」

尉遲恭見皇上態度堅決，一時語塞，程咬金在背後捅了他一下，你不能就這樣呀！尉遲恭也明白，這才說：「萬歲，這個事誰也沒想到。我就認為薛仁貴決不會辦這種事。萬歲您想，我們跟薛仁貴相處一十二載，他是什麼為人，您比我還清楚。此人一身正氣，財色不貪，從來沒有因酒誤事，捅過漏子。另外，他與成親王初次見面，豈會貪杯？您說他吃酒不過三杯兩盞，以薛仁貴之量，怎麼爛醉？他與公主素不相識，又怎敢初次見面就行無禮？這些疑點，都沒弄清楚。既然陛下不願意草菅人命，因此臣要求您老人家格外開恩，恕了薛仁貴的死罪，然後重新調查。如果此事真是薛仁貴幹的，咱們再想方設法處置於他，要不是他辦的，把真正的殺人兇手查訪出來，有何不可呢！再者，陛下知道，雖然說現在馬放南山，刀槍入庫，四海太平，難道說將來就不打仗了嗎？倘若再起了戰爭，什麼人領兵帶隊替國家出力報效？什麼人替主分憂？您還要高瞻遠矚哇。另外，臣說過過頭的話，退一萬步，即使薛仁貴真正吃酒帶醉，把公主打死了，我想萬歲念他的功勞，也不應當將他處死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？念薛仁貴為大唐立下的功勞，再看老臣的分上，就將他饒恕了吧！」

尉遲恭說到這兒，李世民有點不愛聽了，當時把臉往下一沉：「尉國公，你說這話可不對呀。打死人命我還得開恩，留著他為的是叫他領兵帶隊，難道說我唐朝就這一個薛仁貴嗎？沒有他，別人就不能領兵了嗎？沒有他大唐就不存在了嗎？這不是笑話嘛！英雄背後有英雄，好漢背後有好漢。他的事情已經落實了，沒有什麼留他的餘地了。你是只重感情而不看事實，這件事情，你實在要強人所難，我是辦不到的。」

尉遲恭一聽，真好像冷水潑頭。他沒想到李世民竟會這樣駁他的面子。老元帥往殿下一看，三班文官，四班武將，都伸著脖子瞪著眼，閉著呼吸，在看著他。如果碰了壁，保不下本，不但薛仁貴活不了，自己往後還怎麼抬頭見大伙，豈不威信掃地？「萬歲，您看這樣行不行，我尉遲恭保了您幾十年，鞍前馬後立下血汗戰功，能不能將臣的官職一擱到底，把我貶家為民，用我的功勞保薛禮不死，您看如何？」，「愛卿，這不是笑話嗎？不但你這麼說，魯國公、掃北王也這麼說，真是太糊塗了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尉遲恭立的功勞，怎麼能擱到薛仁貴身上。相反的，薛仁貴的罪，能不能折到你身上呢？二者決不能混為一談。朕不是駁你的面子，國法無親，孤不能徇私舞弊。」尉遲恭聽到這，騰地站起，高聲說道：「萬歲，臣說兩件事您可記得？」，「這第一件？」，「可記得當年您做秦王之時，領兵帶隊攻打洛陽，久攻不下，五月五日端陽節您傳令放假三天，然後您與軍師徐懋功遊覽御果園。王世充的大將軍雄信，聞報後偷開城門，領兵帶隊將您困在園內，逼您投降。您正在上天無路、入地無門之時，臣得到了警報，那時我正在河邊飲馬，身上一絲未掛，只有金鞭一條。臣聞訊大吃一驚，驛騎戰馬趕奔戰場，闖入重圍，殺散敵兵，單鞭奪槊，戰敗單雄信，從虎口中把您救出。您那時扶著我的肩頭，掉著眼淚說：你是我大唐的保障，將來無論何時何地，不論你提出何等要求，本王決無不允之理。萬歲可還記得？」李世民點了點頭。「二一件，當年削平群雄，天下歸一，您秦王功勞最大，高皇帝想傳位於您，遭到建成、元吉的忌妒，他們勾結張、殷二妃，作出下賤之事，被您發現，您念及手足之情，沒在高皇帝面前訴說此事，只是宮門掛玉帶，以示警告，讓其自消自滅。建成、元吉反顛倒事實，倒打一耙，並唆使張、殷二妃撕破鳳襖，撓破粉面，到高皇帝面前告您一狀。高皇帝病榻之上不明真象，要將您開刀問斬。萬歲，您難道沒有受過不白之冤？那時我尉遲恭出使河北，聞信後為救您晝夜兼程往京裡趕路，活活累死了我的寶馬良駒。臣進京後連家都沒回，先奔天牢探監，又連夜進宮為您求情，結果誤中建成、元吉毒計，把我打得通體鱗傷，九死一生，這些舊傷，現在還時常發疼。若沒有程咬金、侯君基、王君可眾人，臣早已不在人間。以後真象大白，高皇帝處置了建成、元吉，您才登坐大寶。您那時又對我說：老愛卿，你對朕的救命大恩，朕永世不忘，以後你不論提什麼要求，朕決無不准之理，請問萬歲有無此事？」李世民又點了點頭。「數十年來，臣只知為社稷、為陛下南征北戰，可以說從未向您提過什麼要求。請問陛下您欠不欠我的人情？我今天重提往事，是為了保薛仁貴不死，臣就提這麼一個要求，算不算過分？」

尉遲恭憤怒之下把往事一提起，李世民臉上一陣紅一陣白，也覺著對不起敬德。他想想去，覺得看在尉遲恭的分上，應該把薛禮饒恕才是。皇上的心裡剛有了點活動，李道宗上殿了。他知道敬德功高望重，皇上有時也聽他的，怕事情有變化，這才沒有奉旨就上了金殿。他來到龍書案前一跪：「萬歲，我女兒死得冤哪！」李世民一見，活動的心又收回去了。「老愛卿，你方才所講句句是真，孤是欠你的人情。但愛卿應該知道，朕當初所講，是指你尉遲家族而言，你與薛禮雖名為父子，實並非一家，二者不可混為一談。愛卿應該明白。」敬德一聽更急了：「萬歲，那麼說今天我算白說了。這麼辦，你敢說三個要殺？」李世民一聽，嘿，和程咬金一樣，他的氣也大了：「熬國公，江山是我的，社稷也是我的，慢說三個，三百個又有何難！對薛仁貴我就是殺！殺！殺！」

尉遲恭一瞧頂上牛了，他真想上去抓住李世民打他一鞭，但在封建年代他哪敢哪！只得把火壓了壓：「萬歲，臣是個粗人，說話不講規矩，求陛下見諒。」，「朕不怪你，只要你明白事理就行。」，「陛下，臣今天為薛禮保本是保定了，若萬歲不饒，臣跪死在這裡就不走了。」說著話他上一步，撲通一聲跪在御案下，不住地磕頭。李世民真有點左右為難，看看敬德心頭有點動搖，看看程咬金又有點生氣，看看李道宗又堅定下來了。他袍袖一擺，退殿回後宮去了。

敬德正在不住磕頭，老程拉住了他的肩膀：「大老黑，別磕了，歇會兒吧。」敬德轉臉一看見是老程：「你因何攔我？」，「老黑呀，你只顧磕頭哩，看皇上還在嗎？」敬德抬頭一看，皇上已經走了。老元帥驚呆半晌，問老程怎麼辦。「哎呀，我看這皇上都是卸磨殺驢，轉臉無情，我們給他講好聽的根本沒用，乾脆就瞪眼玩兒橫的。」程咬金一句話把正在氣頭上的敬德的火點得更旺了，「對，皇上不講理，咱就來橫的，他跑了咱就追，不饒薛仁貴決不罷休。」敬德說罷轉身向後宮追去，程咬金也跟在後邊。

李世民為什麼走呢？他左右為難哪！饒了薛仁貴，那是絕對不能；不饒吧，眼瞧著尉遲恭一個勁兒地磕頭，怎麼對付呢？後來一想，惹不起躲得起，我乾脆回宮，你磕一會兒頭覺著泄勁了，自然就回府了，然後我再傳旨殺薛仁貴。他奔後宮一邊走著，一邊想著近來朝中的事，心情也真不好受。他沒估計到尉遲恭會在後邊追來。聽到後邊有腳步聲，回頭一看，敬德來了。就見他鬍子飛起來了，兩眼發直：「萬歲，您留步！您往哪裡走！」一邊喊著，一邊追。現在的尉遲恭不是當年的尉遲恭了，腿腳都笨了，因此跑起來有點遲鈍。要是當年，三躡兩縱，就把李世民給抓住了。李世民的歲數比他小，腿腳都挺利索。李世民見勢不好，撒腿就跑，一會兒就進了紫禁城。這裡是皇上的生活區，外臣不經宣召絕對不得進入，他認為進了紫禁城就保險了，便吩咐一聲快掩門。宮中太監把城門吱呀呀一合，還沒有來得及上拴哩，老元帥尉遲恭就到了。由於事情倉促，李世民跑得又快，被風一吹，袍子在後邊，門一關，把龍袍給掩住了，尉遲恭一伸手，抓住了龍袍。李世民走不了，在裡邊靠著城門，吩咐太監在裡邊把門頂住，說什麼不能讓他進來。幾十個太監用肩膀頂著門。尉遲恭抓住龍袍，對裡邊說：「陛下，您躲得好，看來臣不值得您一見了，但是您有決心我也有決心，您是不饒，我非叫您饒不可。萬歲呀，您躲了八寶金殿，躲不開紫禁城，我寧願跪死在城前。」尉遲恭說到這兒，「撲通」又跪下了。

李世民靠在城門上，心裡說這個蘑菇頭啊，他折騰來折騰去，一會兒文武百官都跟著折騰，我怎麼辦呢？「尉遲愛卿，朕旨意已經傳出，斷無更改之理，你抓住龍袍，我也不饒，趕緊撒手。」，「臣就是不撒手。您不饒，我說什麼不能放您走。」，「你要不撒手，朕可對不住你了。」，「萬歲，您說什麼我也不撒手。」李世民實在沒辦法了，一轉手，從太監的手中把龍泉劍接過來了。「嘎嘣」一按繃簧，亮出寶劍，對住身後的龍袍，「喀啞」把袍子給拉斷了。尉遲恭往外一拽，用力過猛，老頭子摔了個仰面朝天。再看手中有龍袍半幅。在封建年代講究什麼「割袍斷義」，畫地絕交。如果一個人跟一個人不好了，哪怕是君臣、弟兄、父子、師徒，不管什麼，把袍子拉下一塊，表示下了決心了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絕交。尉遲恭一看皇上狠心把龍袍拉了，那甬問，這就叫割袍斷義，君臣的感情就此結束了。尉遲恭坐在地上半天，最後一狠心，老頭子站起來，想起來方才程咬金說的那幾句話，看來不動武力不行了，這是個賤骨頭，你越求他，他越端架子。老元帥一伸手，鏘啞啞從背後抽出十八節紫金鞭，往空中一舉：「陛下，休怪臣無禮了。」，「啪！啪！啪！」把城門打得直冒火星。紫禁城的城門一尺多厚，門上還包著鐵皮，鐵皮外邊有碗大菊釘，尉遲恭打算憑這根紫金鞭把門給打裂，談何容易！由於用力過猛，「喀吧」一聲，紫金鞭斷了三截。尉遲恭大吃一驚：「啊！」把他疼得心裡亂蹦。他有幾件最喜愛的東西，一是盔甲，二是戰馬，三是寶鞭。他又迷信。當初打好這鞭的時候，就發過誓：鞭在人，鞭不在人亡。看來到了我死的時候了。尉遲恭用手托著花白的鬍鬚，心裡一陣難過，想了想幾十年來的戎馬生涯，歷盡艱辛，飽經風霜，好不容易到了今天，沒想到為薛仁貴，君臣感情鬧到這步田地，把鞭都打折了，我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。尉遲恭把牙關一咬，心一橫，把皂羅袍往臉上一蒙，喊了一聲：「陛下，既然你不答應，臣也沒有別的辦法。我就死在紫禁城下。」說罷，他噤噤噤噤倒退了十幾步，冷不了往城門那兒一衝，把腦袋運足了力量，「啪」就是一腦袋，撲通身體倒地。

李世民就在門裡邊。他一聽這聲音有點不對勁，再呆了一會兒，聽著沒聲了。李世民一想這怎麼回事，他呆不住了，開門還不敢，便順著馬道上了城，手扒垛口探出身來往下看。這一看把他嚇一跳，只見尉遲恭仰面朝天在那兒躺著。「尉遲愛卿，你幹什麼呢，我明白，你嚇唬我呢，算啦，這麼大的年紀，開什麼玩笑，趕緊起來吧。」叫了半天毫無反應。李世民心裡疑惑，趕緊從城上又下來了，命令太監把門開了個縫出去看看。兩位有經驗的太監把門輕輕開開，來到老元帥面前，把袍子給撩開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：「萬歲，了不得了，老元帥死了！」

這一句話真好似晴天霹靂，李世民只覺手腳冰涼，趕緊從紫禁城走出來，撲到老元帥面前，仔細一看，可不是嗎，把腦門子給撞塌了，花紅腦子迸得哪兒都是。李世民也是重感情的人，他沒想到尉遲恭為國建功立業，沒死敵人手裡，今天為了給薛仁貴保本，撞死在紫禁城下。李世民追悔不及，撫屍痛哭。

正在這時候，程咬金趕到了。他一看就是一愣：這不是皇上嗎，摟著誰？緊走幾步近前低頭一看：「大老黑，怎麼了？哎呀，你腦袋上怎麼弄個窟窿啊！」他也哭開了。哭著哭著程咬金一轉身趕奔外邊給大伙兒送信兒去了。

程咬金來到外邊，一陣嚷叫：「可了不得了，老元帥被皇上打死了！」這一句話震動人的肺腑，文武百官一陣大亂。尉遲寶林、尉遲寶慶、尉遲寶懷三兄弟一聽，當時就背過氣去了。大伙兒好不容易把哥兒仁救醒，他們一蹦多高：「無道的昏君，李世民，這才叫官逼民反，像你這種人保你何用！反了！反了！趕緊給我帶馬搶槍！」這三個人都有能耐，手下都有親兵和家丁，一聲令下，親兵和家丁把馬匹、兵刃給拿過來了。三個人乘跨坐騎，操起兵刃往金鑾殿上就殺。誰沒有仁好的倆厚的，尉遲恭那麼高的威望，交了那麼多的人，替尉遲恭不平的大有人在，程鐵牛、程萬牛掄斧子上馬也加入戰團，整個金鑾殿就亂成一片了。

再說李世民。正摟著尉遲恭哭呢，哭著哭著聽到外面一陣大亂，李世民不明白怎麼回事，命人探聽。太監去一看，嚇得磨頭就跑，靴子都跑掉了。「陛下，大事不好，尉遲弟兄反了，殺來了。」李世民一看怎麼辦？剛才程咬金跑這露了一面，一定是他煽動的。群臣要造反，江山不就完了嗎？李世民有心走，又一想不能，我要進了紫禁城把門關上，也擋不住，他們既然反了，這城門能擋得住嗎？明明我有理，鬧了個沒理，我就不走，我看你們能把我怎麼樣！想到這，他站起身來，把衣帽整理整理，站這兒等著。

時間不大，就見尉遲寶林一馬當先殺進內宮。「昏君！哪裡走！」尉遲寶林等馬到近前，一看爹在地下躺著，戳槍栓馬，撲倒在爹的身上。那哥倆也趕到了，哥仨哭得跟淚人一般。哭著哭著冷不丁轉身過來，一把把皇上的龍袍給抓住了：「昏君，可是你打死我爹，我要你的命！」

李世民連動都沒動，把眼一閉，一語皆無。尉遲寶林把拳頭舉起來了，尉遲寶懷在這哥仁當中比較穩健，他發現皇上眼泡都哭腫了，你不問問就這麼殺也不像話：「哥哥，等等，讓他把事說明白。萬歲，我爹是你打死的嗎？你說！」李世民此時完全放下了皇上的威嚴，他心裡頭也十分難過。見大家都圍著他，面有不憤之色，就把淚擦了一擦，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。「老元帥是自己碰死的，朕怎會忍心殺他？你們信不信都行，此事惟天可表。你們要認為朕是無道的昏君，要推翻大唐，刺殺寡人，孤也無怨言。你們隨便吧。」這一下把尉遲寶林等人給僵到那兒了。這時候，老程與眾大臣也趕到了紫禁城下。老程一看這個場面也慌了，他知道李世民並非昏庸無道，只是在薛仁貴這個事上君臣意見不合，怎能因此弑君造反？他趕忙喊道：「寶林給我住手，快把刀劍放下。」大伙這才收回了刀劍。

老程來到皇上面前：「萬歲，這是怎麼搞的，老元帥也死了。都怪我一時著急沒有看清，以為被您金瓜擊頂了。怪臣是個粗人，說話不懂規矩。寶林哪，你們還不退下。」李世民心裡恨程咬金，可在這種場合又不敢發作，眾人都為老元帥之死難過呀！「程愛卿，這真是不幸啊，老元帥既死，就先安排發喪之事吧。」，「萬歲，薛仁貴怎麼辦呢？」，「唉，先押在天牢，等處理完這個事再說吧。」老程一聽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
尉遲恭是大唐的開國元勳，全國兵馬大元帥，爵位熬國公，現在死了，全國震動啊。皇上傳旨，全國舉哀，超度七七四十九天，然後金鼎玉葬，入土為安。熬國公府設下靈堂。這一天皇上正在守靈，就聽城外炮號連天。貞觀天子不由一愣：這是哪裡響炮啊！正在驚魂不定，京營大帥王君可慌慌張張跑進靈堂：「啟奏陛下，大事不好。」，「何事驚慌？」，「山西太原鎮八路總兵帶兵一萬，列隊長安城下，口口聲聲要萬歲把薛仁貴釋放，如若不然，他們要打破京城血洗長安。」李世民聞聽此言嚇得心頭亂跳。他明白，周青等太原鎮八路總兵，與薛仁貴有過命的交情，一個個武藝高強，都是能征慣戰的大將，當年平定西域軍功卓著，班師回朝後俱受封為關內侯，欽賜御總兵之職，每人都統領重兵，保守邊關。現在沒有旨意宣召，帶領重兵私離防地，殺進京城，這不是兵變嗎？李世民馬上決定召開御前會議。王公大臣都參加了。皇上把這事說了一遍，問大家應該怎麼辦。程咬金、秦懷玉、羅通等人心裡都很高興，心說：皇上你著急吧，要不放薛仁貴我們才不幫忙呢，你哪裡知道就是我們寫信讓他們來的呢。這些武將不吭聲，文官更是相對無言。唐天子連問三聲無人開口。皇上一看，心裡明白了！你們都想看我的笑話啊！你們不開口，我就點將。一

抬頭他看見了秦懷玉。「秦懷玉！」，「臣在。」，「我命你校場點兵五千，趕奔長安城外去會周青，對他好說好講，讓他們回奔山西太原，如果抗旨不遵，後果由他們負責。他們要問到薛仁貴的事，你就說：國有國法，王有王章，有皇上作主，不用你等過問。如果說這些話他都不聽，就以武力解決。」，「臣遵旨。」秦懷玉無法，只得到校軍場點兵五千，炮響三聲，出了東門，排成一字長蛇陣。秦懷玉立馬門旗之下往對面瞧看，只見約上萬騎兵，隊列整齊，盔明甲亮，大旗飄擺，正中央大纛旗下並列著八匹戰馬，為首的正是大刀周青。只見他頭頂鑲鐵盔，體掛鑲鐵甲，胯下青鬃馬，掌中鋸齒飛鏢大砍刀。往臉上看，青筋繃起，眼眉倒豎，虎目圓翻，滿臉殺氣。那七位也都手端兵刃，橫眉立目，等待廝殺。他們與秦懷玉同殿稱臣，關係都還不錯。秦懷玉看罷，馬往前提：「對面可是關內侯、太原鎮總兵周青周大哥嗎？」

周青早就等得不耐煩了。要以他的主意，調炮攻城，乾脆就給我打，把薛大哥給救出來，然後一把火把長安給燒了，把李世民就宰了。這個人性如烈火，為朋友兩肋插刀，跟薛仁貴是過命的交情。周青怎麼才來呀？一是山西太原離不城的道路不算近，二是周青常到邊關視察，因此，這封信他得的比較晚。他一看是程咬金寫來的，薛大哥要掉腦袋，當時火就上來了，派專人把七鎮總兵全都湊齊，八個人開了個會，大伙異口同聲，都主張以武力解決，沒有什麼可講的。周青比別人精細些，他說咱這麼辦，也不能所有的軍隊都帶著走。私離防地，倘若外國的軍隊乘虛而入，咱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。咱把後事安排安排，每一個人多的軍兵不帶，只帶一千，這八個人就帶了八千軍兵，而且是一色的騎兵。把防地全安排好了，這才起身。不是有那麼一句話嗎，人到一萬，無邊無岸，這八千馬隊，再加上親兵，就不下一萬人馬，要拉成隊伍，何等地壯觀，一眼都望不到頭。他們不像一個空行人來得快，這麼多人馬，吃喝存住，所過州城府縣，很麻煩。過別的地方都好說，惟獨到了潼關不好過。潼關總兵名叫周亮。這周亮胯下馬掌中刀，也是個了不起的英雄。周青等人剛到潼關，就叫周亮領兵給擋住了。周亮把臉往下一沉，就問周青：「你們帶這麼多軍隊想進關，所為何來？」一開始周青壓住火，跟他講好的，說，朋友你不知道，現在平西王薛仁貴為人所害，遭了不白之冤，我們進京替他打官司，請當家的高抬貴手，把我們放過去。周亮一聽不同意：「周青，你別套近乎，我不管別的，要想從這兒經過，一得有聖旨，二得有元帥的令箭，三得有官憑路引。手續不全，想要進關勢比登天。」三說兩說他們就說翻了。本來不樂意伸手，但是話趕話，兩方面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。最後由於周青真急了，一馬四刀「喀嚓」，刀劈了周亮。周青也有點後悔，覺得失手了，於是，把潼關的副將、參將，全都找來，跟他們做了耐心的解釋，說人殺了，是誤殺，將來出了事我負責任。咱們都同殿稱臣，我跟大家無冤無仇，你們也不用頑抗，連總兵我都殺了，我怕你們嗎？乾脆，你們賞個面子往旁邊一閃，讓我們過去，將來我必有答報。這些人一聽，怎麼辦，主將都死了，我們誰敢攔著，乾脆，放過去就放過去吧！就這樣毫無反抗，讓周青他們進了潼關。等進了潼關，是長驅直入，像飛一樣直接到了長安，連營都沒有安，恨不得當天晚上就進京城。正在這時候，駙馬秦懷玉領兵帶隊出城了。

周青立馬橫刀仔細一看，是東床駙馬。哥倆處得還不錯，但是他也有戒心，對秦懷玉也不滿意，心說你跟我薛大哥，交情更近了，我們不在你在，你為什麼不給求情，如果你給求了情，為什麼至今我大哥的官司還沒有了結。周青想罷多時，用刀一指：「呔，對面你可是附馬秦懷玉？」，「周大哥，是我。」，「駙馬，你領兵帶隊出城，難道說還要跟周青大戰三百合？」，「非也。」秦懷玉耐著性子，回頭看看，離軍兵比較遠，壓低了聲音就問：「周大哥，你們這次進京為什麼來了，跟我說實話。」，「為救薛大哥。」，「你們怎麼才來呀。」，「萬水千山，再調動軍隊，談何容易呀，故此遲來了一步。我問你，我薛大哥現在怎麼樣？」，「很好。雖然遭了牢獄之災，但是還沒死。周大哥呀，你們這麼做有點過分了，這不是造反嗎？挑著大旗，帶著軍隊，這是幹什麼，豈不落下了不忠不孝之名。依我之見，你們把軍隊紮在城外，就你們哥兒八個，跟我進城面朝天，見了皇上，好好地說情，說得皇上心慈面軟，把薛大哥放了，一天雲彩全散了。如果皇上不聽，再動武也不晚哪，你們這麼做像話嗎？」周青聞聽一笑：「駙馬，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說得挺簡單，我問你，你們為什麼不求情，你們跟我薛大哥有沒有交情？到了現在，你就忘了弟兄結拜之情了嗎？我問你，你為什麼袖手旁觀？」

周青是大老粗，這番話說完了，東床駙馬秦懷玉臊了個大紅臉，又一想他是個粗人，不能跟他一般見識。「周大哥，你誤會了。你想想，我能不管嗎？不單是我，掃北王羅通，滿朝文武，就連魯國公程咬金，把嘴唇都磨薄了。可是我們大伙兒說了沒有效力呀，皇上不聽啊！另外我再告訴你一件事，咱們的大帥皂袍將尉遲恭，為了解救薛仁貴，碰死了。」，「啊？你待怎講？」，「老元帥尉遲恭死了。」，「哎呀！」。周青聞聽心如刀絞，他跟尉遲恭的感情非常好，沒想到為救薛大哥把命搭上了。他就問：「駙馬，那麼我大哥現在怎麼樣？」，「押在天牢。萬歲說了，先給老元帥辦喪事，超度七七四十九天，超度完了再作決定，是放是殺，現在我們也摸不清。」，「無道的昏君，到了現在，他還不把我薛大哥放了。我說附馬，這麼辦得了，你馬上回城去，讓李世民出來，我要當面跟他講話。他要饒了我大哥，一筆勾銷沒有話說，不饒我大哥，你記住，我要殺進長安，一把火把京城化為焦土，殺個雞鵝不剩，我就反了。」他說完了，那七路總兵也喊著：「沒個完，殺進京城，殺人放火，把皇族一個都不剩。」這八個官一帶頭，手下的軍兵拿刀動槍，跟著起鬨。秦懷玉一看，要出事兒，還得跟周青說：「周大哥，我看你這樣做過分了，最好你聽我的，跟我進城。」，「不行！我手